



老师的提包

〔日〕川上弘美 著
施小炜 张乐风 译



老师的提包

〔日〕川上弘美 著

施小炜 张乐凤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2006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师的提包 / [日] 川上弘美著; 施小炜, 张乐风译.

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6.11

ISBN 7-5442-3331-6

I. 老… II. ①川… ②施… ③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

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251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5-036

SENSEI NO KABAN

by KAWAKAMI Hiromi

Copyright © 2001 KAWAKAMI Hirom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

arranged with KAWAKAMI Hiromi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LAOSHI DE TIBAO

老师的提包

作 者	[日] 川上弘美
译 者	施小炜 张乐风
责任编辑	翟明明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王小燕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印 张	7.75
字 数	170 千
版 次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3331-6
定 价	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月亮和电池	001
鸡 雏	015
二十二颗星	029
采蘑菇 其一	043
采蘑菇 其二	057
过 年	073
他 生	085
赏花 其一	099
赏花 其二	113
幸运 机会	127
梅雨雷鸣	141
去海岛 其一	155
去海岛 其二	169
滩涂梦境	185
蟋 蟀	201
公园里	215
老师的提包	229

月亮和电池

正式的称谓应该是松本春纲老师，然而，我却管他叫“老师”。

既非“先生”，亦非“夫子”，而是“老师”。

在高中，老师教过我国文。然而他既未曾担任过我的班主任，我也不曾特别热心地听过国文课，所以老师并没有留给我太深刻的印象，毕业以后也许久没有再相遇。

自从数年前在车站前的一家小酒馆里与老师比邻而坐以来，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老师有了过从往来。老师腰板挺得笔直，几乎呈反弓型，端坐在柜台前的座位上。

“金枪鱼纳豆。甜辣藕丝。盐水茭头。”

在柜台前尚未坐定，我便张口点起菜来。几乎是同时，邻座一位腰板笔直的老人也开口点菜：

“盐水茭头。甜辣藕丝。金枪鱼纳豆。”

我心想：这个人口味倒和我相似呢。便朝他看了一眼，谁知对方也看了过来。这张脸在哪儿见过？我正纳闷，老师先开口

说：

“是大町月子同学吧？”

我很吃惊地点了点头。

“时常在这家店里见到你嘛。”老师又继续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我暧昧地回答，更仔细地观察着老师：精心梳理的白发、熨得整齐挺括的白衬衣、灰色的西装背心；柜台上放着一合德利壶^①和盛有一片冷涮肥鲸鱼片的盘子，以及仅剩一点点醋拌海藻的小钵子。我感叹这位老人喜爱的佐酒菜肴与自己这么一致，依稀回想起了老师站在高中讲坛上的身姿。

老师板书时一定会一只手拿着黑板擦。用粉笔刚写下“春日以晨曦为最美。渐次”^②什么的，不出五分钟便立即擦了去。面对学生讲课时他也手不离黑板擦。看上去，黑板擦的套带仿佛是粘在老师那青筋凸起的左手上似的。

“你是个女生，竟然会独自一人来这种店里喝酒啊。”

老师静静地把最后一块肥鲸鱼片沾满了糖醋味噌，用筷子送到口中。

“是啊。”

我一边将啤酒倒进自己的杯子里，一边应道。我记起了他是高中时代的老师，可是却想不起他究竟姓甚名谁来。心里一半佩

① 德利壶为烫酒用的瓷瓶。合是容量单位，读 gē，一升的十分之一大约相当于二两。

② 这是清少纳言的名著《枕草子》开篇第一句，接“渐次”后为“天色转白”。

服他居然记得住一个普通学生的名字，另一半却困惑不已，于是把啤酒一饮而尽。

“那时候，你梳着小辫子对不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看到你出入这家酒店，觉得挺眼熟的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你今年该三十八岁了吧？”

“到今年年底为止还是三十七！”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失礼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“我查了一下学生名册和影集，确认过了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你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嘛。”

“老师您才没有变化呢。”

为了掩饰不记得老师姓名这件事，我便含混其词地用了“老师”来称呼他。从此松本老师就成了“老师”。

这一晚，两人共喝了五合日本酒。钱是老师付的。第二次在同一家店里相遇共饮时，则是我付的账。从第三次开始，账单便各自分开，钱也是各付各的了。自那以来，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。两人的交往之所以得以持续而未中断，大概是因为老师与我都有这么一种气质吧。肯定不光是佐酒菜肴的口味，而且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方法，大概也彼此相似。我们年龄虽然相差三十来岁，可是与同龄的朋友相比，却感到更为接近。

到老师的家里去过好几回。走出小酒店后，有时会一起再去第二家酒店继续喝，有时就分手各自回家了。偶尔还会去第三、第四家酒馆，而这种时候，常常会在老师的家里喝上最后一杯表示结束。

“反正，近得很。顺便来坐坐吧。”

当老师第一次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多少有点紧张。听说他的夫人已经过世。尽管到单身男人的家里去未免让人觉得心怯，可是因为喝了些酒，于是就闯了进去。

比想象的更加杂乱无章。本以为房间内会是纤尘不染的，然而角落的暗处隐隐约约地堆满了杂物。与玄关相连的房间铺着地毯，放着一张旧沙发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而与之相连的八叠^①房间则到处散乱着书籍、稿纸和旧报纸之类的东西。

老师撑开矮脚小桌，从堆放在屋子角落里的一堆东西中，拖出来一只一升大的玻璃酒瓶，把酒满满地斟在两只大小不同的茶碗里。

“你请喝吧。”说完，老师便走进了厨房。八叠房间正面对着院子。窗子外侧的防雨护窗只拉开一扇。透过玻璃窗依稀浮现出婆婆的树影，隐约可见。因为不是开花的季节，所以不知道是哪种植物。其实我本来对植物就不熟悉。老师端着装有鲑鱼肉末和什锦腰果的盘子走进来，我问他：

① 八叠即八张榻榻米的面积。一张榻榻米称一叠，面积约合 1.73 平方米。

“院子里种的是什么树？”

“全都是樱花哟。”

“都是樱花吗？”

“所有的都是。因为我妻子喜欢。”

“春天时大概很漂亮吧。”

“容易生虫，秋天枯叶又多得要命，冬天却只剩下枝干，显得冷飕飕的。”老师说，但似乎并不十分讨厌。

“月亮出来了嘛。”

高高的天空中悬挂着一弯半月，朦朦胧胧的。老师抓了一把什锦腰果，端起茶碗呷了一口酒。

“我妻子这个人呀，是很干脆、不计后果的人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喜欢的就说喜欢，讨厌的就喊讨厌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这什锦腰果是新潟的，辣辣的味道蛮好。”

辣乎乎的感觉果然跟酒十分对味。我默默地品尝了一会儿什锦腰果。院子里的树梢头上，什么东西在扑扇着翅膀，是小鸟吗？细细的鸣叫声也传了过来，还响起了枝条和树叶摇曳的声响，然后又寂静下来。

“是有鸟窝吗？”

我问道。没有回答。回头望去，老师正专注地看着报纸。不是今天的报纸，大概是从散乱的旧报纸中随手抽出来的吧。他正专心致志地读着海外通信栏中登有泳装女郎照片的那一块，似乎

忘记了我的存在。

“老师。”

我又喊了一声，依然没有回应。老师在聚精会神地读报。

“老师！”

我提高了嗓门儿唤道。老师仰起了脸，突然问：

“月子，你想不想看看？”

还没等我回答，老师便把摊开来的报纸搁在榻榻米上，拉开隔门走进了隔壁的房间。他从旧柜子里取出几样东西，捧着回来了。是一些小小的陶器。老师在八叠房间和隔壁屋子之间走了好几个来回。

“你瞧，就是这个。”

老师眯起眼睛，轻轻地把陶器放在了榻榻米上。那是些有把手、带着盖子和注水口的容器。

“请看看。”

“噢。”

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。一边这么思忖着，我一边注意地观看。陶器个个做工粗糙。是茶壶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又显得太小。

“这是火车陶壶。”老师说。

“火车陶壶？”

“旅行途中，就在站台上买盒饭和陶壶。现在的茶都装在塑料容器里，可从前，都是装在这种火车陶壶里卖的。”

放在那儿的火车陶壶足有十只以上。有麦芽糖色的，也有颜

色更浅的。形状也各不相同，有壶口大大的壶，把手肥厚的壶，盖子小小的壶，肚子胖胖的壶。

“您在收藏陶壶吗？”我问道。

老师摇了摇头。

“是从前出去旅行时，跟盒饭一起买来的。”

这是考进大学那一年到信州去旅行时买的。学校放暑假时与同事一起到奈良去，途中下车顺便也给同伴买好了盒饭，正打算再上车时火车却开走了，这就是那时买的。那是新婚旅行路上在小田原买的，为了不碰碎它，用报纸包裹好了塞在衣物中间，整个旅行期间妻始终亲手拎着。老师手指着排列成一行的火车陶壶，一个一个地加以说明。而我，只是“噢”、“哦”一个劲地点头。

“听说有人收集这些东西呢。”

“所以老师您也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。这种发疯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。”

只是把原本就有的东西排列成行看看而已。说着，老师眯起了眼睛。

“我这人嘛，就是舍不得扔东西。”

老师一边说着，又一次走进了隔壁的房间，这次拿着好几个小小的塑料袋，走了回来。

“这个啊，”老师边说边解开塑料口袋，从中往外掏东西。掏出来的是一大堆电池。一个个电池上用黑色万能笔写着“剃须刀”、“挂钟”、“收音机”、“手电筒”之类的字样。老师把一

节二号电池拿在手中说：

“这是伊势湾台风^①那一年的电池。东京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台风袭击，一个夏天就把手电筒的电池全给用完啦。

“这是第一次买卡式录音机时，二号电池竟要用八节，而且很快就没电了。连续听上几遍贝多芬的交响乐，没几天电池就不能用了。八节电池没法全部留下来，不过哪怕留下一节来也是好的呀，于是我闭着眼睛从八节里面随意挑选了一节。”

老师像这样解释着。因为怜悯这些为自己辛勤工作过的电池，不忍心将它们扔掉。这些电池，曾经点亮灯光，播放音乐，或是驱动马达，一旦派不上用处了就将它们抛弃，实在太过于薄情。

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，月子？”

老师注视着我的脸。

该怎么回答呢？我一边发出今晚已经说过了十几次的“是啊”，一边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大小几十个电池中的一个。电池又锈又湿，上面写着“卡西欧计算器”。

“月亮，沉下去了好多哩。”

老师仰着头说道。月亮从一片朦胧中钻了出来，清辉四泻，很是明亮。

“用火车陶壶喝茶，味道一定很好吧。”我低语道。

① 1959年9月26日发生的台风，日本全国约五千人死亡或下落不明，以伊势湾（位于三重县和爱知县之间的海湾）沿岸受灾最为严重。

“我们来泡一壶茶吧。”

老师说着，猛地伸出手去，在一升大玻璃瓶附近窸窸窣窣地翻弄了一阵，摸出一个茶叶罐来。他漫不经心地将茶叶放进麦芽糖色的火车陶壶里，打开放在矮脚小桌旁的陈旧的热水瓶瓶盖，倒进了开水。

“这只热水瓶呀，是学生送给我的。虽然是从前美国造的东西，可是昨天烧好的开水，到现在还热得很。真不错。”

在刚才喝酒用过的茶碗里，老师就这么倒进了茶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热水瓶。茶碗里似乎还剩下少许酒，茶的味道十分古怪。突然酒意袭来，我觉得视野变得愉快起来。

“老师，能参观一下房间吗？”

说完，不等老师回答，我便走进了角落里杂陈散乱的东西之中。有废纸。有旧的吉泡打火机。有锈迹斑斑的小手镜。长年使用后变得皱巴巴的黑色大皮包有三只，三只都是相同的式样。有园艺剪刀。有小书箱。有黑色塑料制的匣子形状的东西，还带着刻度和指针。

“这个，是什么？”

我将那个带刻度的黑匣子拿在手中问道。

“哪个哪个？啊，那个呀。那是测电仪啊。”

测电仪？我反问道。老师从我手中轻轻地接过黑匣子，在杂物中窸窸窣窣地又乱翻了一通，找出来一根红色和一根黑色的电线，接到了测电仪上。电线的前端有着测试接头。

“就这样。”

老师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写着“剃须刀”的电池一端紧紧地贴在红色电线的测试接头上，另一端则贴在黑色电线的测试接头上。

“喏，月子，你看。”

因为两只手都拿着东西，所以老师伸出下颌，示意测电仪的刻度。指针微微地在摆动。将测电头从电池移开去，指针便静止不动了，而再次接上后，指针又摆动起来。

“还残留有电呢。”老师平静地说。

“尽管没有力量驱动马达了，可是它还微弱地活着呢。”

老师用测电仪一一测量着那些为数不少的电池。几乎所有的电池，就算将测电头接上去，刻度表上的指针也纹丝不动，不过偶尔也会有让指针摆动起来的电池。每当指针摆动时，老师便“啊”地发出轻轻的欢叫声。

“勉勉强强还活着呢。”

老师说着，微微地点头。

“用不了多久，就要全部死掉了。”

他的声音闲适而悠长。

“就在柜子里面终其一生吗？”

“是啊，大概会是那样的吧。”

我们默默地眺望了一会儿月亮。

“再喝一点酒吗？”

老师中气十足地说，在茶碗里斟上了酒。

“啊呀呀，你茶还没有喝完呢。”

“这是酒加茶嘛。”

“酒可得喝纯的哟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老师。”

我一边说着没关系没关系，一边将酒一饮而尽。老师则小口小口地抿着酒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。

柳枝婆娑

银光泛夜河

度水烟雾入野径

突然，老师咏唱了起来，声音朗朗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像念经似的。”

“月子，你没有认真听国文课吧。”老师说。

“这个，没有学过嘛。”我反驳道。

“这是伊良子清白^①的呀！”

老师回答道。完全是教师的口吻。

“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伊良子清白。”

我边说边拿起那一升大酒瓶，自顾自地往茶碗里倒酒。

“瞧你，女人哪有自己动手斟酒的。”老师训斥道。

“老师您太老派啦。”我还嘴道。

“老派怎么啦？我就是老派。”

① 伊良子清白（1877—1946），诗人，长于抒情和炼句。代表作为诗集《孔雀船》。老师念的是该诗集第一篇《漂泊》中的诗句。